



张清扬先生信

武宜三君：

接到来信，十分高兴。

我知道，你为了编辑《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》，付出了极大的精力，做了一件伟大的事。

按照和平时期制造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规模来看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暴君，引用他的第二任夫人杨开慧的悲愤留言，他是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。1957年，他发动的诡称为“阳谋”（他成了该词的发明者）的反右派运动就是政治流氓的典型例子。他权欲极大，心理灰暗，心胸狭窄，睚眦必报。他除了在江西苏区对付所谓的AB团采取了大开杀戒消灭肉体外，后来，他对自己的政敌改用“斗”和“整”的方式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剥夺其作为人的起码尊严，虽不用酷刑，但要将对对手虐待到生不如死的地步，刘少奇的结局便是典型的例子。毛魔以整人为乐，他把对手的检讨、求饶当成他生活中的欢乐曲，他完全丧失了人性。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，这笔账迟早要进行历史的清算，他一定会被钉到耻辱柱上。

我想对你的要求做点回应。

我个人的简历：1936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县（现改为市），1938年，家乡被日军占领，我9岁时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，那时，我已经有了记忆，当时民众欢呼胜利的情景仍然存在我的脑海中。然而好景不长，1948年，我的家乡遭遇“解放”，与大陆一起，沦为中共的统治区。1949年春，我入读全县唯一的、只有一百多学生的初中，1951年夏季毕业。本地无高中或中专，只好投亲（担任常德县副县长的大表哥）去湖南常德升学，考入湖南省立第四中学（1953年改为常德市第一中学）高中部，1954年毕业，参加全国统一高考，考入北京航空学院，攻读飞机设计专业。

1957年，毛泽东发起了中共的整风运动，他鼓励人们给共产党提意见，并信誓旦旦地保证：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”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改造、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运动后，都噤若寒蝉，哪敢给共产党提意见？毛泽东费了很大的气力一再动员，要人开口，并找到了召开座谈会这种礼贤下士的方式，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被共产党的诚意所感动，诚恳地提出意见，帮共产党整风。当时，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搞的是“引蛇出洞”的“阳谋”，结果都被毛泽东一网打尽。

中央开了座谈会，于是层层效仿，是个共产党的支部都搞起了座谈会。我们学院是以学生的大班为单位建立的党支部，因为那时学生党员很少，每个小班才一两个，不足以成立支部。5月份，我们41大班党支部也跟风开起了座谈会，他们请谁参加呢？当然是小班的班干部和团干部！我当时是小班的班长，于是在邀请之列。我这个人属于外向性格，开会就得发言。我提了点什么意见呢？因为我们小班组织的活动有时与党支部组织的活动冲突，党支部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要求小班必须服从他们的安排。因此，我就提了一条意见：要求党支部尊重小班的自主性，不强要各小班服从。就这么点意见，开完座谈会后我都忘了。我没有贴大字报，也没有参加任何聚会活动，所以在反右的初期我平安无事。

然而，到了1957年底，刮起了“反右复查”风，说是右派划得太少了，没有达到毛主席规定的5%的指标，中央和北京市的第一把手彭真都不满意，需要复查，深挖右派。听说系里的运动主持者查了党支部座谈会的记录，找到了我的发言（谁知道是怎么记录的），认为我反对党支部，就是反党。于是，他们就到同学中收集对我的意见，写成一份大字报，贴到一系大楼的走廊里，把我划为右派，一天功夫便搞定了，既没有斗我，也不容我声辩。一天划一个，快刀斩乱麻，划了不少学生右派。命运真是作弄人，如果我不是班干部，也许能躲过这一劫。

有趣的是，紧接着我，又划了我班的一个女同学为右派，也贴了大字报。后来，当我被发配到院的附属工厂劳动改造时，我惊奇地发现那位女同学仍在学生的行列中，我偷偷问她怎么回事？她告诉我，右派名额已经够了，所以她没有被批准进入右派行列，躲过了一劫。

以上就是我被划为右派的简单过程。

至于我认识并能提供姓名的学生右派那就太多了，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过世，我算是命大的，还能苟活到现在，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残酷的内斗，看到了国人遭遇到的深重苦难，更看到了共产党从残酷到极度腐败到臭气熏天的全过程，它离终点已经不远了。回忆并记下这些右派的名字有意义吗？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，好在我的记忆力相当好，能列出我所认识的难友的姓名。原听你下一步的意见。

借此机会，我顺便将我最新版的《张清扬杂文选》和《我的工作历程——一个右派大学生的坎坷奋斗路》给你发来，若有兴趣就读读。

祝你健康！

张清扬即复

2017年9月27日

[张清扬，1936年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，1957年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时，被打成右派分子，是著名的网络政论家，著作有《张清扬杂文选》、《我的工作历程》等]